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政经

智慧宝鉴

〔唐〕吴兢

大唐威临天下
至如用贤纳谏
安邦利国盛况

具在君臣合心
垂代立教如规
堪为后世之表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政 经

（唐）吴兢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序	(1)
---------	-----

君道	(2)
----------	-----

- ◇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
- ◇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……
- ◇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
- ◇故人君兼听纳下，则贵臣不得壅蔽，而下情必得上通也
- ◇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

政体	(10)
----------	------

- ◇木心不正，则脉理皆邪，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，非良弓也
- ◇古之帝王为政，皆志尚清静，以百姓之心为心
- ◇天下稍安，尤须兢慎，若便骄逸，必至丧败
- ◇自古失国之主，皆为居安忘危，处治忘乱，所以不能长久
- ◇凡大事皆起于小事，小事不论，大事又将不可救，社稷倾危，莫不由此

任贤	(21)
----------	------

- ◇国家一朝忽然没了良相，就似失去双手一样
- ◇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

◇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，然而不得者，只为不闻己过，或闻而不能改故也

◇利主之败，自为己功，以邀富贵，是吾所耻

求谏 (34)

◇人欲自照，必须明镜；主欲知过，必藉忠臣

◇惟君臣相遇，有同鱼水，则海内可安

◇明主思短而益善，暗主护短而永愚

◇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，喜则滥赏无功，怒则滥杀无罪。是以天下丧乱，莫不由此

◇懦弱之人，怀忠直而不能言；疏远之人，恐不信而不得言；怀禄之人，虑不便身而不敢言

◇属文之士，伎巧之徒，皆自谓己长，他人不及

纳谏 (41)

◇天下不可以力胜，神祇不可以亲恃

◇阿房成，秦人散；章华就，楚众离；乾元毕工，隋人解体

◇宁济苍生，应须以欲从人，不可以人从欲

◇人臣之对帝王，多顺从而不逆，甘言以取容

◇夫人久相与处，自然染习

君臣鉴戒 (49)

◇君臣本同治乱，共安危，若主纳忠谏，臣进直言，斯故君臣合契，古来所重

◇为善者福祚延长，为恶者降年不永

◇首虽尊高，必资手足以成体；君虽明哲，必藉股肱以致治

◇以石投水，千载一合，以水投石，无时不有

◇委大臣以大体，责小臣以小事，为国之常也，为治之道也

◇上之不信于下，必以为下无可信矣。若必下无可信，则上亦有可疑矣

择官 (59)

- ◇致治之本，惟在于审。量才授职，务省官员
- ◇若得其善者，虽少亦足矣；其不善者，纵多亦奚为
- ◇致安之本，惟在得人
- ◇用得正人，为善者皆劝；误用恶人，不善者竞进。赏当其劳，无功者自退；罚当其罪，为恶者戒惧
- ◇选众授能，非才莫举，天工人代，焉可妄加

封建 (65)

- ◇经国庇民，王者之常制；尊主安上，人情之大方
- ◇祚之长短，必在于天时，政或兴衰，有关于人事
- ◇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，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

太子诸王定分 (74)

- ◇贫不学俭，富不学奢
- ◇不能明立定分，遂使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，私恩害公，惑志乱国
- ◇惟忠惟孝，因而奖之道德齐礼，乃为良器

尊敬师傅 (77)

- ◇夫不学，则不明古道，而能政致太平者，未之有也
- ◇上智之人，自无所染，但中智之人无恒，从教而变
- ◇人之善恶，诚由近习

教戒太子诸王 (83)

- ◇凡稼穡艰难，皆出人力，不夺其时，常有此饭
- ◇凡为藩为翰，有国有家者，其兴也必由于积善，其亡也皆在于积恶
- ◇见善思齐，足以扬名不朽；闻恶能改，庶得免乎大过

◇父之爱子，人之常情，非待教训而知也

◇得一善人，部内苏息；遇一不善人，阖州劳弊

规谏太子 (90)

◇取之于正人，鉴之于灵镜。量其器能，审其检行。必宜度机而分职，不可违方以从政

◇直言正谏，以忠信而获罪；贾官鬻狱，以货贿而见亲

◇遇大道行而两仪泰，喜元良会而万国贞

◇自礼贤于秋实，足归道于春卿。芳年淑景，时和气清

◇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，苟违天道，人神同弃

仁义 (99)

◇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，国祚延长，任法御人者，虽救弊于一时，败亡亦促

◇知人无常俗，但政有治乱耳

◇林深则鸟栖，水广则鱼游，仁义积则物自归之

◇人皆知畏避灾害，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

忠义 (101)

◇虽云疾恶不疑，是亦好善不笃

◇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

◇疾风劲草，实表岁寒之心

孝友 (110)

◇仁孝之性，岂隔华夷

公平 (112)

◇故知君人者，以天下为公，无私于物

◇兵犹火也，弗戢将自焚

◇法者，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，言者，当时喜怒之所发耳

◇理国要道，在于公平正直

◇小人非无小善，君子非无小过。君子小过，盖白玉之微瑕；小人小善，乃铅刀之一割

诚信 (119)

◇君者政源，人庶犹水，君自为诈，欲臣下行直，是犹源浊而望水清，理不可得

◇为国之基，必资于德礼，君之所保，惟在于诚信

◇不信之言，无诚之令，为上则败德，为下则危身，虽在颠沛之中，君子之所不为也

◇强直者畏擅权之议，忠谏者虑诽谤之尤

◇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惟利之所在，危人自安

◇上不信，则无以使下，下不信，则无以事上，信之为道大矣

俭约 (124)

◇自古帝王凡有兴造，必须贵顺物情

◇崇饰官宇，游赏池台，帝王之所欲，百姓之所不欲

◇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，竞为无限，遂至灭亡

谦让 (129)

◇朕每思出一言，行一事，必上畏皇天，下惧群臣

◇己之才艺虽多，犹病以为少，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

◇己之虽有，其状若无，己之虽实，其容若虚

仁恻 (131)

◇妇人幽闭深宫，情实可愍

◇君臣之义，同于父子，情发于中，安避辰日

慎所好 (133)

◇下之所行，皆从上之所好

◇君天下者，惟须正身修德而已，此外虚事，不足在怀

慎言语 (135)

- ◇朕每日坐朝，欲出一言，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，所以不敢多言
- ◇言语者，君子之枢机，谈何容易
- ◇皇天以无言为贵，圣人以不言为德
- ◇多记则损心，多语则损气，心气内损，形神外劳，初虽不觉，后必为累
- ◇非虑无以临下，非言无以述虑

杜谗邪 (138)

- ◇丛兰欲茂，秋风败之；王者欲明，谗人蔽之
- ◇自古有国有家者，若曲受谗譖，妄害忠良，必宗庙丘墟，市朝霜露矣
- ◇中人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，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
- ◇但有君疑于臣，则下不能上达，欲求尽忠极虑，何可得哉
- ◇一则鉴前代成败事，以为元龟；二则进用善人，共成政道；三则斥弃群小，不听谗言

悔过 (143)

- ◇君臣父子，政教之道，共在书内
- ◇人情之至痛者，莫过于丧亲也

奢纵 (145)

- ◇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，宽猛随时，而大要以节俭于身、恩加于人二者是务
- ◇昧旦丕显，后世犹怠，作法于理，其弊犹乱
- ◇修政教，当修之于可修之时，若事变一起，而后悔之，则无益也
- ◇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，惟在百姓苦乐

贪鄙 (148)

- ◇人有明珠，莫不贵重。若以弹雀，岂非可惜
- ◇恣情放逸，劳役无度，信任群小，疏远忠正，有一於此，岂不灭亡
- ◇为主贪，必丧其国；为臣贪，必亡其身
- ◇徇私贪浊，非止坏公法，损百姓，纵事未发闻，中心岂不常惧

崇儒学 (152)

- ◇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。用非其才，必难致治
- ◇蜃性含水，待月光而水垂；木性怀火，待燧动而焰发；人性含灵，待学成而为美
- ◇人性相近，情则迁移，必须以学飭情，以成其性

文史 (156)

- ◇事不师古，乱政害物，虽有词藻，终贻后代笑，非所须也
- ◇人君有过失，如日月之蚀，人皆见之
- ◇人主位居尊极，无所忌惮。惟有国史，用为惩恶劝善，书不以实，后嗣何观

礼乐 (158)

- ◇佛道设教，本行善事，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，坐受父母之拜，损害风俗，悖乱礼经
- ◇氏族之美，实系于冠冕，婚姻之道，莫先于仁义
- ◇人之修短，不在老幼
- ◇礼所以决嫌疑、定犹豫、别同异、明是非者也，非从天下，非从地出，人情而已矣
- ◇夫音声岂能感人？欢者闻之则悦，哀者听之则悲。悲悦在于人心，非由乐也

务农 (165)

- ◇国以人为本，人以衣食为本，凡营衣食，以不失时为本
- ◇君无为则人乐，君多欲则人苦
- ◇若所行皆遵正道，自然常与吉会

刑法 (167)

- ◇死者不可再生，用法务在宽简
- ◇自今奴告主者，不须受，尽令斩决
- ◇大明无偏照，至公无私亲
- ◇乐不可极，极乐成哀；欲不可纵，纵欲成灾
- ◇内荒伐人性，外荒荡人心；难得之物侈，亡国之声淫
- ◇刑滥则小人道长，赏谬则君子道消

赦令 (172)

- ◇天下愚人者多，智人者少，智者不肯为恶，愚人好犯宪章
- ◇国家法令，惟须简约，不可一罪作数种条
- ◇发号施令，若汗出于体，一出而不复也
- ◇死生有命，非人力所加。若修福可延，吾素非为恶者；若行善无效，何福可求

贡赋 (175)

- ◇任土作贡，布在前典，当州所产，则充庭实
- ◇始皇暴虐，至子而亡。汉武骄奢，国祚几绝

辨兴亡 (177)

- ◇周既克殷，务弘仁义；秦既得志，专行诈力
- ◇凡理国者，务积于人，不在盈其仓库
- ◇行仁义、任贤良则理；行暴乱、任小人则败

征伐 (180)

- ◇自古以来穷兵极武，未有不亡者也
- ◇古代帝王，大务广土地，以求身后之虚名，无益于身，其民甚困
- ◇兵凶战危，圣人所慎，和亲之策，实天下幸甚
- ◇古之列国，无不强陵弱，众暴寡
- ◇土地虽广，好战则民凋；中国虽安，忘战则民殆

安边 (189)

- ◇匈奴人面兽心，非我族类，强必寇盗，弱则卑伏，不顾恩义，其天性也
- ◇中国百姓，天下根本，四夷之人，犹于枝叶，扰其根本以厚枝叶，而求久安，未之有也
- ◇以中国之租赋，供积恶之凶虏，其众益多，非中国之利也
- ◇古者哲后临朝，明王创业，必先华夏而后夷狄，广诸德化，不事遐荒

行幸 (194)

- ◇广宫室，好行幸，竟有何益
- ◇虽复帝祚长短，委以玄天，而福善祸淫，亦由人事

畋猎 (197)

- ◇秋猕冬狩，盖惟恒典；射隼从禽，备乎前诰
- ◇夷凶剪暴，以卫黎元，收革擢羽，用充军器，举旗效获，式遵前古

灾祥 (201)

- ◇夫为人君，当须至公理天下，以得万姓之欢心
- ◇朝无阙政，百姓安乐，虽有灾变，何损于德

◇古人譬之种树，年祀绵远，则枝叶扶疏；若种之日浅，根本未固，虽壅之以黑壤，暖之以春日，一人摇之，必致枯槁

◇为善在于不疑，出令期于必信

慎终 (206)

◇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乱，虽知今日无事，亦须思其终始

◇手不释卷，知风化之本，见政理之源

◇人臣初见任用者，皆欲匡主济时，追纵于稷、契；及其富贵也，则思苟全官爵，莫能尽其忠节

◇受命之初，皆遵之以成治；稍安之后，多反之而败俗

◇自古以来，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，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

◇立身成败，在于所染，兰芷鲍鱼，与之俱化，慎乎所习，不可不思

◇君子之怀，蹈仁义而弘大德；小人之性，好谗佞以为身谋

序

吴兢

有唐良相，曰侍中安阳公、中书令河东公，以时逢圣明，位居宰辅，寅亮帝道，弼谐王政，恐一物之乖所，虑四维之不张，每克已励精，缅怀故实，未尝有乏。太宗时，政化良足可观，振古而来，未之有也。至于垂世立教之美，典谟谏奏之词，可以弘阐大猷，增崇至道者，爰命不才，备加甄录，体制大略，咸发成规。于是缀集所闻，参详旧史，撮其指要，举其宏纲，词兼质文，义在惩劝，人伦之纪备矣，军国之政存焉。凡一帙一十卷，合四十篇，名曰《贞观政要》。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，择善而从，则可久之业益彰矣，可大之功尤著矣，岂必假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而已哉！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。

【译文】

有大唐朝贤相待，中安阳公源乾曜、中书令河东公张嘉正二位大人，以为时逢圣明的君主，得以位居宰相之职，宣扬帝王之道，辅佐君王朝政，为自己的天职。他们恐怕有一点闪失，忧虑忠孝仁义之道不能推广，经常检讨自己，以图精进。他们缅怀历史的名人事迹，从来不肯懈怠。一致认为：太宗皇帝在位时的政策教化，十分值得借鉴，是亘古以来所没有的宝贵经验。至于当时垂世立教的美政，典谟谏议的词章，凡可以发挥弘扬大道者，凡可以增益崇奉至德者，二位宰相都让我这个识见寡陋之人一一加以拣选抄录。其体制大略，均发自成规，不敢随意改篡。于是，我便采拾搜集以前的所见所闻，再以旧有史书相印证、相参照，筛选其精华，明确其大纲，行文质朴而稍具文彩，主旨在于垂诫于未来。所收文辞，人伦纲纪皆在其中，军国要略无所缺漏。共一匣十卷，合计四十篇，题其名为《贞观政要》。此书编成，只望有国有家者因此而能找到前进的榜样与目标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那么，本来长久的帝王事业可以更加光辉灿烂，本来巨大的功勋可以更为广播四海，哪里非得要言必称尧舜、事必效汤武呢？

其篇目次第就开列于下。

君道

【原文】

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，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悦声色，所欲既多，所损亦大，既妨政事，又扰生民。且复出一非理之言，万姓为之解体，怨讟既作，离叛亦兴。朕每思此，不敢纵逸。”谏议大夫魏徵对曰：“古者圣哲之主，皆亦近取诸身，故能远体诸物。昔楚聘詹何，问其治国之要，詹何对以修身之术。楚王又问治国何如，詹何曰：‘未闻身治而国乱者。’陛下所明，实同古义。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公元六二七~六四九年初年，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：“作为君王的基本点，必须首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。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，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，肚子虽然饱了，人却死了。如果想安定天下，必须首先使自身行为端正。世上从来没有身子正而影子歪，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混乱的事。我常常想：伤害君王之身的不在外物，大都由于各种不良的嗜好和欲望所造成的祸患。假若过度爱好佳肴美味，沉溺于歌舞美女，那么所想得到的多了，所损伤的也就大了。既妨害了国家政事，又侵扰了全国百姓。还有，帝王说出一句非礼的话，民众们就会散心；怨恨诽谤一旦产生，叛离之事也就会接踵而来。我每想到这些，就不敢放纵嗜欲去追求享受。”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：“古代圣明的君主，大多是就近修养自己，所以能够远远地体察到其它事物。当年楚庄王礼请贤士詹何，向他询问治国的要领。詹何就拿如何修养身心来作答，楚庄王又问他治国的要领到底是什么，詹何说：‘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。’陛下所懂得的，实在符合古代的道理。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魏徵曰：“何谓为明君暗君？”徵曰：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蕘。’昔唐、虞之理，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。是以圣无不照，故共、鲧之徒，不能塞也；靖言庸回，不能惑也。秦二世则隐藏其身，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，及天下溃叛，不得闻也。梁武帝偏信朱异，而侯景举兵向阙，竟不得知也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而诸贼攻城剽邑，亦不得知也。是故人君兼听纳下，则贵臣不得壅蔽，而下情必得上通也。”太宗甚善其言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。太宗问魏徵说：“什么叫明君？什么是暗君？”魏徵说：“一个君主，他之所以能明达，是因为能兼听多方面的意见，把握多方面的情况；国君之所以昏庸，是因为他偏听偏信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先辈有这样的话，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。’古代尧、舜的时候，打开四方之门来接纳八方人士，开通四方视听来了了解天下事理，所以能够做到圣明的目光无所不照察，因此共工、鲧这类人，不能蒙蔽他；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，也不能迷惑他。秦二世胡亥把自己深深地隐藏于深宫之中，捐弃隔离所有自己不亲近的人士而偏信于权奸赵高，及至天下已经崩溃离叛，他还一点信息都不知道呢！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话，重用侯景。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，梁武帝竟然还不知道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话，各路起义军攻取城池、抢掠乡邑，他也不知道。这样看来，人君要兼听，要容纳臣下的不同意见。那样，亲贵宠幸的臣子也就不能堵塞耳目、蒙蔽真情，而下情也就能够上达了。”太宗十分赞赏魏徵的这番议论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帝王之业，草创与守成孰难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：“天地草昧。群雄竞起，攻破乃降，战胜乃克。由此言之，草创为难。”魏徵对曰：“帝王之起，必承衰乱，覆彼昏狡，百姓乐推，叫海归命，天授人与，乃不为难。然既得之后，志趣骄逸，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，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，国之衰弊，恒由此起。以斯而言，守成则难。”太宗曰：“玄龄昔从我定天下，备尝艰苦，出万死而遇一生，所以见草创之难也。魏徵与我安天下，虑生骄逸之端，必践危亡之地，所以见守成之难也。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，守成之难者，当思与公等慎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。太宗向身边的大臣们问道：“帝王们的统一大业，草创与守成相比，哪一件更艰难些呢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：“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各路英雄竞相起兵，被攻破的才能降服他，被打败的才能制伏他。从这说来，创业最艰难。”魏徵回答说：“帝王兴起的时期，必定相承于世道丧乱衰败的时机。推翻那种黑暗奸诈的统治，百姓会真心实意地给以拥戴，四海之内各种力量也会归向于圣明。上天授命，百姓奉与，故创业不算艰难。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，志趣趋向骄奢淫逸。百姓希望有个喘息机会来休养生息，而兵役徭役却无时休止；百姓凋零残破生计无着，而帝王对奢侈淫逸的追求却不会收敛国家的衰落破败，常常由这里产生。以此而论，保持已经建立的功业就艰难。”太宗说：“房玄龄早年就跟随我打天下，东征西讨，备尝艰辛，且万死而遇一生，所以他了解草创基业的艰难。魏徵和我一起安定天下，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萌芽，必定重蹈危亡的境地，所以看到的是保持已建立的功业的艰难。现在，基业草创的艰难已经过去了；守成的艰难之处，我将与诸位大臣谨慎从事！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十一年，特进魏徵上疏曰：

臣观自古受图膺运，继体守文，控御英雄，南面临下，皆欲配厚德于天地，齐高明于日月，本支百世，传祚无穷。然而克终者鲜，败亡相继，其故何哉？所以求之，失其道也。殷鉴不远，可得而言。

昔在有隋，统一寰宇，甲兵强锐，三十余年，风行万里，威动殊俗，一旦举而弃之，尽为他人之有。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，不欲社稷之长久，故行桀虐，以就灭亡哉？恃其富强，不虞后患。驱天下以从欲，罄万物而自奉，采域中之子女，求远方之奇异。宫苑是饰，台榭是崇，徭役无时，干戈不戢。外示严重，内多险忌，谗邪者必受其福，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，君臣道隔，民不堪命，率土分崩。遂以四海之尊，殒于匹夫之手，子孙殄绝，为天下笑，可不痛哉！

圣哲乘机，拯其危溺，八柱倾而复正，四维弛而更张。远肃迩安，不逾于期月；胜残去杀，无待于百年。今宫观台榭，尽居之矣；奇珍异物，尽收之矣；姬姜淑媛，尽侍于侧矣；四海九州，尽为臣妾矣。若能鉴彼之所以失，念我之所以得，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，

焚鹿台之宝衣，毁阿房之广殿，惧危亡于峻宇，思安处于卑宫，则神化潜通，无为而治，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毁，即仍其旧，除其不急，损之又损，杂茅茨于桂栋，参玉砌以土阶，悦以使人，不竭其力，常念居之者逸，作之者劳，亿兆悦以子来，群生仰而遂性，德之次也。若惟圣罔念，不慎厥终，忘締构之艰难，谓天命之可恃，忽采椽之恭俭，追雕墙之靡丽，因其基以广之，增其旧而饰之，触类而长，不知止足，人不见德，而劳役是闻，斯为下矣。譬之负薪救火，扬汤止沸，以暴易乱，与乱同道，莫可测也，后嗣何观！夫事无可观则人怨，人怨则神怒，神怒则灾害必生，灾害既生，则祸乱必作，祸乱既作，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。顺天革命之后，将隆七百之祚，貽厥子孙，传之万叶，难得易失，可不念哉！

【译文】

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。位在特进的魏徵给皇帝上书说：

“我看，自古以来，得到河图而承受天运，承继国家大业，坚持礼乐制度，维护国家法令条文，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，高坐在宝座上统治万民，谁都希望自己的德行能与天地同厚，自己的光荣能与日月争辉，皇家的大位能百代相传，以至于万世无穷。然而，能善终的人却很少，失败和灭亡的却一个接着一个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，在于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。前代崩亡的镜子离我们并不远，这里可以作一点说明。

当初，隋家统一了天下，兵强士勇，三十余年之间，令行刀里，威震海外，却于一个早晨全都拿来抛弃了，尽为他人所有。那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得到治理而百姓安宁，不希望国家长久，故意要推行夏桀的暴政来造成自己的灭亡吗？他是依仗着国家的富强，不考虑后患啊！他驱使天下来服从自己的贪欲，耗尽万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，搜求天下美女，征集异域珍奇；宫室苑囿装饰华丽，楼台亭榭构筑峻伟，征发徭役没有时限，用兵打仗没有休止。外表显得威严肃重，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，奸谄邪辟之人必受其福，忠正耿直之臣不保其身；上下相蒙骗，君臣不同心。百姓不堪于役使压榨，全国都陷于离析分崩。于是作为一个全国尊崇的皇帝，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，子孙灭绝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能不痛心吗？

我大唐天子英明圣哲，当机立断，拯救天下于危乱倾覆之中，撑天的八柱倾倒了，能重新扶正过来；系地的四维废绝了，又再次设置起来。远方的人前来朝拜，近处的人安居乐业，国家达到治平没有超过一年；战胜残暴，消除杀戮，也不须要百年。而今隋人的宫殿楼台，全都被皇家住上了；奇珍异宝，也全都没收过来了；美